

HANYU YUFA FENXI WENTI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

吕叔湘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491-X

I. 汉… II. 吕… III. 汉语—语法分析—研究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1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YŪ YŪFĀ FĒNXÍ WÈNTÍ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491-X/H·1119

---

1979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张 3¼

定价:8.00 元

# 目 录

序 .....	5
一 引言 .....	8
1    本书宗旨	
2    实质性问题和名称问题	
3    术语	
4—6  形态	
7    意义	
二 单位 .....	12
8    单位:旧的和新的	
9—18 语素和词	
10 语素:大小问题	
11—12 异同问题	
13 语素和汉字	
14 语素和词类	
15 词	
16 有时是词	
17 有的义项是词	
18 语素分四种	
19—29 词和短语	
20 能不能单用?	
21 语法的词和词汇的词	
22 几个语素的组合?	
23 有没有专门意义?	
24 形名组合不完全自由	

---

25—26	‘短语词’	
27	能不能拆开?	
28	简称	
29	省缩	
30—32	主谓短语,小句,句子	
33	小结	
三	分类 .....	27
34	分类目的	
35	结构分类和功能分类	
36—37	划分词类	
38—39	大类小类	
40—53	词类	
40	名词	
41	方位词	
42	量词	
43—47	动词	
43	动词和形容词	
44	非谓形容词	
45	动词和介词	
46	及物和不及物	
47	趋向动词,助动词,是,有	
48	副词	
49	代词	
50	介词	
51	连词	
52	助词	
53	词类转变	

---

54	词根	
55—56	前缀,后缀,中缀	
57—61	短语分类	
58	的字短语	
59	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	
60	主谓短语	
61	四字语	
62—63	句子分类	
四	结构	47
64—67	结构层次	
68—70	结构关系	
71—79	句子成分分析法	
72—74	句子成分和结构层次	
75	句子成分和结构关系	
76	句子成分和词类分别	
77	省略	
78	倒装	
79	图解和代号	
80—96	句子成分	
81—85	主语,宾语	
86	补语	
87	状语	
88	介系补语	
89	‘述语’	
90	是字句	
91	主谓短语作谓语	
92	连动式	

---

93—95	兼语式	
96	动词之后	
97—99	句子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97	单句 复句	
98	句子的复杂化	
99	句子格式的变化	
附注	.....	79

## 序

多年来想写一篇文章谈谈汉语的语法分析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借以活泼思想,减少执着。同时也可以安抚一下要求有一个说一不二的语法体系的同志们的不耐烦情绪,让他们了解,体系问题的未能甚至不可能定于一,不能完全归咎于语法学者的固执或无能。这是本文的主要用意。当然,如果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说明,能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那也是‘固所愿也’。

中国之有语法学,如果从《马氏文通》的发表算起,到今年恰好是八十年。这八十年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四十年。前四十年是各家著书立说,基本上没有提出问题来讨论。1938年在上海,有几位语法学者发起了一场‘文法革新’的讨论,持续了两三年。这以后,虽然专门著作还是继续有人在写,问题的讨论却只是间断了几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蓬勃展开。除零星的商讨外,几次较大的讨论,如1953—1954年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1955—1956年关于主语宾语的讨论,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前进。后来也许由于学校教学方面已经有了一个暂行体系,这方面的讨论就渐渐冷了下来。最近这十年来,文化教育工作普遍受到‘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语法研究自然也谈不上了。然而讨论的趋于沉寂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就以学校教学而论,不少在大学和师范学院教课的同志就



常常遇到学生提出问题,这个词属哪一类,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分析,不能在现有的教材中找到答案。

有问题就得求解决。解决的途径首先在于对实际用例多做调查。很多人一提到语法研究,往往只想到语法体系方面的大问题,忘了这个和那个词语的用法(在句子里的作用),这个和那个格式的用法(适用的场合)和变化(加减其中的成分,变换其中的次序,等等),忘了这些也都是语法研究的课题。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是很不够的。这种研究看上去好像琐碎,好像‘无关宏旨’,实际上极其重要。首先,教学上需要。一个词语,一个格式,怎么用是合乎汉语的语法,怎么用是不合汉语的语法,要教给学生的不正是这些个吗?其次,这种个别词语、个别格式的研究和语法体系的研究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这两方面的工作,说得简单点,一个是摆事实为主,一个是讲道理为主。事实摆得不够,道理也就难于说清。弄清楚各别词语、各种格式的用法,才能对语法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反过来说,没有比较好的语法分析,用法的说明就难于概括;同时,语法分析的探讨也常常给用法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有了这两方面的配合,语法研究才能顺利地前进。

一方面要广泛地调查实际用例,一方面也要不断地把问题拿出来理一理,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或者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更深入一层去考察,看看一个问题的探讨是不是牵动另一个问题。这样可以开拓思路,有利于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是在科学上提出正确的问题比寻求正确的答案还要难。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说过了头,也许还可以研究,可是问题提得对路,解决起来就比较容

易,这个经验是人人都有的。

本文的宗旨是摆问题。问题摆出来了,有时候只提几种看法加以比较;有时候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只是聊备一说,以供参考。这些意见比较零散,不足以构成什么体系。其中也很少能说是作者的‘创见’。有的是很多人说过的,不用交代出处;有的只记得有人说过,出在哪本书或者哪篇文章上已经查不出来,只好在这里总的声明一句:没有掠美的意思。

提出各种看法,目的在于促使读者进行观察和思考。所希望得到的反应,不是简单的‘这个我赞成’,‘那个我不同意’,而是‘原来这里边还大有讲究’,因而引起研究的兴趣。如果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我这些意见全都被推翻,我也认为已经达到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了。

这本书原来是作为一篇论文来写的。虽然现在的篇幅已经不能容纳在期刊里而只能印成小册子,我还是准备读者把它当一篇论文来读。为了让读者能够痛痛快快地读下去,我把一些补充的材料,一些枝节的话,都写在附注里,并且放在全书之后。

本篇初稿写成之后,曾经用打印本征求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指教。在修改定稿时,范方莲同志帮我做了一部分整理工作;还帮我看了全部校样。都在这里致谢。

作者

1978年6月15日

# 一 引言

1 本文试图对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做一番检讨,看看这些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何以会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的处理法的利弊得失又如何。

语法是语言的一个方面,对于语言的性质,特别是对于人们怎样学会一种语言,可以有不同看法,这自然要影响到研究语法的方法。现在国外的语法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大派: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我国语法学界比较熟悉的是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各有一套理论,往往是引几个例子谈一个问题,的确能说得头头是道,因此我们应当对它们进行研究,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应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或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全面地、详细地叙述一种发达的、有文学历史的语言的语法的著作,可以拿来跟用传统方法写出来的一些有名的著作相比较,这就未免有‘雷声大,雨点小’的缺点。这是偶然抑或不是偶然,现在还很难说。下面谈问题,基本上还是在传统语法的间架之内谈,别的学派有可取之处也不排斥。

2 摆问题自然摆的是实质性问题,纯粹名称问题不去纠缠,比如‘量词’、‘单位词’和‘单位名词’,就不值得争论。也有不纯粹是名称问题的名称问题,比如‘短语’、‘词组’和‘结构’。词组,一般理解为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实词,一个实词搭上一个虚

词像‘我们的|从这里’之类就不大好叫做词组(只能叫做‘的字结构’、‘介词结构’什么的),可是管它们叫短语就没什么可为难的。又如‘来不及|看中了’之类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东西,可以叫做‘短语词’,可决不能叫做‘词组词’。至于‘结构’,一般要戴上个帽子,什么什么结构,光说‘这是一个结构,不是一个词’,似乎不行;而且‘结构’既用来指关系,又用来指实体,有时候挺别扭,例如说:‘这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不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结构’。

**3** 本文所用的术语,绝大多数都是现在通行的或者曾经有人用过的。关于术语,创新和利旧各有利弊。新的概念最好用新的术语来表示,但是不免增加读者的负担;反之,利用旧的术语而改变它的涵义,不论怎么声明,总是难以避免读者误解。本文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新的语法体系,所以还是尽量利用旧的术语。但是有时候经过一番议论把一个名称或多或少的改变了它的内容,那么在这以前和这以后这个术语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便,可是也想不出很好的办法。

此外还有一个使用上的严格和变通的问题。比如用‘动词’代表‘动词和动词短语’,或者用‘动词’代表‘谓语动词’,这都是变通,在不至于误会的场合,似乎比较省事,可以避免烦琐。当然,最好是用字母做代号,但是考虑到有些读者见了代号就不爱看,本文没有用代号。

**4** 比起西方语言来,汉语的语法分析引起意见分歧的地方特别多,为什么?根本原因是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一般地说,有两个半东西可以做语法分析的依据:形态和功能是两个,意义是半个,——遇到三者不一致的时候,或者结论可此可彼的时候,以形态为准。重要的是末了这句话。例如安全剃刀,论

功能,论意义,安全都该是形容词,可是如果这个语言(比如英语)里安全在这里带上名词语尾,那它就只能是名词。又如我冷,论词序,论意义,我都该是主语,可是如果这个语言(比如德语)里我在这里带的是非主格语尾,冷在这里带的是第三人称语尾,那就只能说这是个无主句。又如铁路,论意义可以是一个短语,也可以是一个词,如果铁和路都有一定的语尾(甚至中间有一个介词),铁路就是一个短语,如果只有路后头有一定的语尾,铁路就是一个词。

5 汉语有没有形态变化?要说有,也是既不全面也不地道的玩意儿,在分析上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许多语法现象就是渐变而不是顿变,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遇到各种‘中间状态’。词和非词(比词小的,比词大的)的界限,词类的界限,各种句子成分的界限,划分起来都难于处处‘一刀切’。这是客观事实,无法排除,也不必掩盖。但是这不等于说一切都是浑然一体,前后左右全然分不清,正如中高纬度地方不像赤道地方昼和夜的交替在顷刻之间,而是黎明和黄昏都比较长,但是不能就此说那里没有昼和夜的分别。积累多少个‘大同小异’就会形成一个‘大不一样’。这是讨论语法分析问题的时候须要记住的一件事。

6 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因而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往往难于根据单一标准,而是常常要综合几方面的标准。例如不能只凭一个片段能否单用决定它是不是一个词,不能只凭一个词能否跟数量词组合决定它是不是名词,不能只凭一个名词在动词之前或之后决定它是主语还是宾语,如此等等。既然要综合几方面的标准,就有哪为主哪为次、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就会得出不

同的结论。这期间可能有这个较好那个较差的分别,很难说这个是绝对的是,那个是绝对的非。这是研究语法分析问题的时候须要记住的另一件事。

7 在语法分析上,意义不能作为主要的依据,更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但是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它有时候有‘速记’的作用,例如在辨认一般的(不是疑难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时候。有时候它又有‘启发’的作用,例如在调查哪些形容词能受程度状语修饰的时候,又如在区别不同种类的宾语的时候。至于一个‘语法实体’(一个词类,一种句子成分)归纳出来之后,不能光有一个名目,不给它一点意义内容,那就更不用说了。传统语法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意义,可是对于如何利用,又如何控制,没有很好的论述,这是它在理论方面的弱点。但是跟某些结构主义学者的拼命回避意义、一头钻进死胡同比起来,不失为聪明;跟某些转换生成语法学家的明明从意义出发、却矢口否认比起来,不失为老实。

下面分三章分别谈单位、分类和结构三方面的问题。

## 二 单位

8 对语言进行语法分析，就是分析各种语言片段的结构。要分析一个语言片段的结构，必须先把它分解成多少个较小的片段，这些小片段又可以分解成更小的片段。结构就是由较小的片段组合成较大的片段的方式。所以，要做语法结构的分析，首先得确定一些大、中、小的单位，例如‘句子’、‘短语’、‘词’。

中国的传统的用语是‘字’和‘句’。再上去就是‘章’和‘篇’，按照现代的学科分工，已经不在语法论述的范围之内了。传统的‘字’，既指书面上的一个个方块字，也指说话里边的一个个音节，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独立的起表达作用。传统的‘句’指说话和读书的时候两个停顿之间的一个片段，不管意义上是否告一段落。用传统的‘字’和‘句’来分析古汉语的语法结构，也许还可以试试，用来分析现代汉语，显然行不通了。现在用‘词’和‘句子’来代替‘字’和‘句’，‘词’比‘字’大，‘句子’比‘句’大。多少跟‘字’相当的单位，现在管它叫‘语素’；多少跟‘句’相当的单位，有的管它叫‘小句’（分句），有的管它叫‘短语’（词组）。讲西方语言的语法，词和句子是主要的单位，语素、短语、小句是次要的。（这是就传统语法说，结构主义语法里边语素的地位比词重要。）讲汉语的语法，由于历史的原因，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小句的重要性不亚于句子。

9 语素。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也可以拿‘词素’做最小的单位，只包括不能单独成为词的语素。比较起来，用语素好些，因为语素的划分可以先于词的划分，词素的划分必得后于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的划分是问题比较多的。（这里说的‘先’和‘后’指逻辑上的先后，不是历史上的先后。）语素有三方面的问题：大小问题，异同问题，以及与汉字对应的问题。

10 汉语的语素，单音节的，多，也有双音节的，如疙瘩，逍遥，还有三个音节以上的，如巧克力，奥林匹克，都是译音。有很多双音节，里边是两个语素还是一个语素可以讨论，例如含糊（比较含混，糊涂），什么（比较这么，那么，怎么）。这是语素大小问题。

11 一个语素可以有几个意思，只要这几个意思联得上，仍然是一个语素，例如工有工作、技术、精巧等意思，都联得上，只是一个语素。如果几个意思联不上，就得算几个语素。例如公有共同、公平等意思，又有公[侯]、公[婆]、公的[母的]等意思，这两组意思联不上，得算两个语素。有时候，几个意思联得上联不上难于决定，例如快速、锐利的快和愉快、痛快的快。这是语素异同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不过前一个是一根绳子切不切成两段的问题，后一个是一根绳子掰不掰成两股的问题。

12 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读过点古书的人在大小问题上倾向于小，在异同问题上倾向于同。大小问题如经济，一般人觉得它跟逻辑一样，不能分析，读过古书的人就说这是‘经世济民’的意思，经和济可以分开讲，是两个语素。异同问题



如书信的信和信用、信任的信，一般人觉得联不上，念过古书的人知道可以通过信使的信（古时候可以单用）把前面说的两种意思联起来，认为信只是一个语素。

**13** 语素和汉字。汉语的语素和汉字，多数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也有别种情况。语音、语义、字形这三样的异同互相搭配，共有八种可能：两同一异的有三种，一同两异的有三种，全同的和全异的各一种。

(音)	(义)	(形)	(例)	(语素)	(字)
同	同	同	圆	1	1
同	同	异	圜、园	1	1(异体字)
同	异*	同	会合 会能	2	1(多义字)
异	同	同	妨 fāng~fáng	1	1(多音字)
异	异*	同	行 xíng~háng	2	1(多音多义字)
异	同	异	行、走	2	2(同义字)
同	异	异	圆、园	2	2(同音字)
异	异	异	圆、方	2	2

以上所说三个问题的情况，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了的。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疑难问题是不少的。

**14** 关于语素，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一个语素可以用于两个词类，意思密切相关，例如‘一把锁’和‘锁上门’的锁，‘一个姓’和‘他姓姚’的姓。是一个语素、一个词呢，还是两个语素、两个词？一般认为词类不同就得算两个词，可是基本意义不变只是一个语素，这样就该作为一个语素、两个词。如果可以这样处理，那么像‘把门’的把，‘把门锁上’的把，‘一把锁’的把，就是一个语素

\* 指有联不到一块的几个或几组意义，联得上的仍算‘同’。